



红色传承·青春笔阵

韩中州

四川宜宾李庄镇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古镇。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，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，只要写上“中国李庄”，就能准确无误地寄达这里。

小镇胸怀

到达李庄时正值午后，烈日高照，暑气蒸腾。大地流金，满眼亮晃晃的。正寻思找个地方庇荫，抬头恰巧看见一块石碑和一个院门的牌匾，上刻“中国营造学社旧址”。暑热中，我已走进李庄原生态的一块田野——月亮田。

步入院门，看见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，一个长满杂草的坝子，角落处有几株芭蕉和一棵楠树。对着院门的是一排几间斗室，门楣上标注“卢绳、叶仲弘、王世襄、罗哲文”的居室。

被誉为“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”，1930年创立于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，抗战期间被迫南迁辗转经过武汉、长沙、昆明，最后落脚李庄，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古建筑调查研究，出版了大量专业著作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。

抗战期间，小镇李庄气度不凡地发出“同大迂川、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、地方供给”16字电文，接纳了颠沛流离中的国立同济大学、中国营造学社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。

弹丸之地的李庄，几个月间，人口就从3000多人持续增长到1.5万多人。一大批饱经离乱的大师学者和高校师生，在李庄寻得一张安静的书桌，在古宅深巷、乡间田野得以赓续中华文脉。

生物胚胎研究成果。李庄自此与重庆、成都、昆明并称为“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”，成为“中国文化的折射点、民族精神的涵养地”。

文化星火

长江流到李庄，稍稍放缓了它奔腾的脚步，于是有了一处弯曲回旋、静水流深的码头。抗战烽火燎原，李庄奇迹般避开硝烟，成为文化避难的宁静港湾。

沉寂无闻的李庄，一时大师云集。当一摞摞书籍，落户李庄“九宫十八庙”的祠祠、庙堂和“湖广镇四川”的会馆及寻常人家的居室，那些珍贵的字迹、图书、仪器、文物从黑暗中醒来。

图书馆，馆藏17万册中西文书。学者学子们，每天流连在禹王宫、东岳庙、祖师殿、奎星阁、板栗坳等知识殿堂，含英咀华，没有硝烟侵扰的读书写作才思泉涌；没有日机轰炸的金石笔墨篆刻时艰。

“留别李庄，山高水长”。惜别的时候到了，当人们整理好行装，重新将书籍、器物装回一个个木箱。在码头登船之际，送行的与离别的，彼此抱拳作揖，眼中闪着难以割舍的泪光。

长江之畔李庄陋室中，那一盏盏暗夜中不灭的文化灯火，在颠沛流离中执着燃烧，在风雨飘摇里兀自发光。

聚浩瀚的星河。

李庄记忆

李庄并非一个村庄，它的得名相传源于长江上计量距离的“里柱”，至今它的建制史已逾1460年。

在长达6年的时光里，李庄养育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，书写了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传记。同时“百姓屋檐下的家国大义、民族危亡时的文化担当，风雨飘摇中的学术灯塔”等真实朴实的叙事，涵养出一种“开放胸襟、包容济世；安贫乐道、不废躬行；人才培养、家国担当”的精神。

战火硝烟早已散去，李庄也早已复归平静。然而，每当忆起那些暗夜星光里闪烁的油灯，想起长江岸边这个小镇无数坚毅笃定倔强的目光，我更加确信一个真理：文化，只有文化，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。

用文字点亮红色历史深处的光

编者按

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从6月起开辟“红色传承·青春笔阵”栏目，编辑部组织优秀作者进行共同创作，一起探寻红色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的青年表达和文化传承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编辑部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没有授勋的英雄(散文)

李良苏

那年，我奉命参加抗战全景式报告文学写作。我从南京出发，沿着当年侵华日寇进攻武汉的行军路线搜寻素材。

1937年12月，日寇侵占南京。当时，我只有12岁，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。

听老人们说，日寇攻陷南京后，想快速灭亡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。他们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沿着长江这条天然水道向江西九江方向推进。

我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，看到江面上日寇炮艇、运兵船整天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

对于当年侵华日寇残杀我们中国人，到今天，我仍然是这样认为：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战争杀人，他们那是要让我们中国人亡族灭种。

长江上的日寇炮艇和运兵船，扬武耀威，横冲直撞，十分凶残和霸道，每当遇到满载着躲避战火难民的木船，不是远远地用舰炮击沉，就是加足马力直接撞翻。

延安寻根：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(散文)

夏效生

“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灰，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。手抓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窝上。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

天空湛蓝，白云缭绕。眼前青山如黛，曲水流觞，一个个村庄和窑洞镶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褶皱里。车迎着夕阳缓缓而行，掠过延河，驶临宝塔，走进那片山水，融入人们心中的神圣。

为让宝塔山的轮廓日夜悬于窗棂，我选一家酒店停歇，推窗即与万物的呼吸相拥。隔窗北望，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来的一条游龙，从层峦叠嶂的山峦间流来。

一次，我和父亲刚把小渔船划到江中泊好，正准备撒网捕鱼时，一艘路过的日军运兵船上射来一颗子弹，当场把我父亲的腿打断了。

我们家没有地种，连续几代人都是靠在长江里捕鱼卖钱过日子。一天捕不到鱼，没有钱买米，第二天就没有饭吃。

父亲的腿被日寇打伤后，养家糊口的重担，就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。江面上无法撒网捕鱼，但日子总要过下去，我就在江边的芦苇荡里捕鱼。

那是1938年10月初的一天。我正在长江边的芦苇丛里抓鱼，看到从远处匆匆走来3位精干的青年人，每人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背包。

他们的年龄在20岁上下，都留着当时城里青年人比较时髦的短平头，穿着洋布衣服。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和着装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不是我们本地人。

我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，都详细告诉了他们。这时，一声汽笛传来，江面上由芜湖方向驶来一队日军的船队。

那个山来哟，一道道水，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。”伴随着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的悠扬旋律，我漫步宝塔山下。

月光轻柔地洒在宝塔山古老的城墙上，像是在轻抚着岁月的痕迹。聆听延河水在夜色中静静流淌，河畔的垂柳在微风中摇曳，似是在与夜色低语，诉说着往昔的峥嵘岁月。

延河滔滔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的“精神北斗”。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。

延河滔滔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的“精神北斗”。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。

延河滔滔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的“精神北斗”。无数怀抱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。

九江方向隆隆开去。日寇的船队，与一艘满载着难民的大木船相遇。

看到自己的同胞被人这样肆意残杀，我和那3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，愤恨地紧握拳头，牙根都咬得吱吱响。“小朋友。”3位青年人中间一位年纪稍长一点、好似是他们的头儿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当时流通的法币票。

我接过他递过来的钱。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再说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也没有帮他们做什么，怎么好意思平白无故拿人家的钱呢。

“小朋友。”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，“我给你，你就拿着。这些钱，我再也不用着了。你一定记住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宁愿死，都不能当亡国奴！”

他不容我有丝毫的推让，强行把钱塞到我的手里，再次严肃而厉声地赶我走：“你赶快离开，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。”

我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江边芦苇荡里，我准备钓鱼的那片水面。这是好多天来，我最看好有鱼的地方。

我的鱼窝刚打好底，几支上好鱼饵的鱼竿刚放进鱼窝，鱼窝周围的水花已开始有点翻滚，水底不断有气泡冒上来。这表明白鱼已经嗅到鱼饵、发现鱼饵，正陆续在向鱼窝游来。

塔静矗于云端之下，仿佛大地向苍穹寄去的一封古老信札。塔身斑驳，砖石风化，每一道纹理皆是历史的低语。

登至塔顶，豁然开朗。俯视红尘，延安城尽收眼底，高原风光在脚下铺陈如卷。风过耳际，似有范仲淹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的石刻豪语在谷中回荡。

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“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“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”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“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”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“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”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“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”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“穿过宝塔投下的信仰之锚，我奔向钢铁与鲜血铸成的记忆殿堂。”革命纪念馆的穹顶天然矗立前方，似一座精神熔炉。那些沉闷的步履、电文与铜像，正以沉默的引力，召唤每一颗朝圣的心。

苟文彬

接到采访革命烈士的任务，我有些激动，因为从小到大脑海里一直住着一个英雄梦。看到英烈名单时，陈铁军、罗登贤、黄贻、邓培等耳熟能详的都已有人写，我可选择的写作对象已不多。

盛夏7月，佛山市南庄龙津村廖锦涛烈士广场上，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赠送的2.7米高廖锦涛烈士铜像前，一群基层干部在重温入党誓词。

1914年，廖锦涛出生在龙津村，3岁时父亲病逝。他在这里度过童年，还在村里良宝沙小学读了两年书。

广州是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发源地，廖锦涛少年时期就耳濡目染了不少仁人志士在这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事迹。

“小朋友。”他再次诚恳地对我说，“我给你，你就拿着。这些钱，我再也不用着了。你一定记住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宁愿死，都不能当亡国奴！”

救亡团是青年的园地(报告文学)

李良苏

那年，我奉命参加抗战全景式报告文学写作。我从南京出发，沿着当年侵华日寇进攻武汉的行军路线搜寻素材。

1937年12月，日寇侵占南京。当时，我只有12岁，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。

听老人们说，日寇攻陷南京后，想快速灭亡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。他们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沿着长江这条天然水道向江西九江方向推进。

我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，看到江面上日寇炮艇、运兵船整天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

对于当年侵华日寇残杀我们中国人，到今天，我仍然是这样认为：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战争杀人，他们那是要让我们中国人亡族灭种。

长江上的日寇炮艇和运兵船，扬武耀威，横冲直撞，十分凶残和霸道，每当遇到满载着躲避战火难民的木船，不是远远地用舰炮击沉，就是加足马力直接撞翻。

延安寻根：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(散文)

夏效生

“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灰，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。手抓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窝上。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

天空湛蓝，白云缭绕。眼前青山如黛，曲水流觞，一个个村庄和窑洞镶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褶皱里。车迎着夕阳缓缓而行，掠过延河，驶临宝塔，走进那片山水，融入人们心中的神圣。

为让宝塔山的轮廓日夜悬于窗棂，我选一家酒店停歇，推窗即与万物的呼吸相拥。隔窗北望，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来的一条游龙，从层峦叠嶂的山峦间流来。

中国青年作家报

9次入选中考试题



官方微信



订阅二维码



扫一扫 阅读全文